

# 芳年

FANGNIAN

● 陈谷一 著



华艺出版社

# 芳 年

陈谷一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芳年/陈谷一 著,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8

ISBN 7-80142-316-X

I.芳...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950 号

---

作 者: 陈谷一

责任编辑: 郑治清

装帧设计: 朱春丽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印 刷: 北京通州区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6

印 数: 3000

书 号: ISBN 7-80142-316-X/I.162

定 价: 10.00 元

---

华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章

走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身姿苗条的姑娘。她穿着袖子很宽松的浅黄色上衣，长发披在肩后，似乎很随便，但也由此显出她的洒脱；下身穿着石磨蓝牛仔裤，丝毫不打褶，这使她的腿显得挺拔修长。她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时，他眼睛亮了一下，这女孩长得好漂亮！也在这一瞬间，他怔住了！她也怔住了！显然，他和她都没有想到这意外的会见，惊奇得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章翔，是你呀！”她惊喜地喊道。

“甘敏，简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呢！”他也很诧异。

在这两三百万人口的省城，这种突然的见面是太意外太令人惊奇了！

“我一来，就想去看你，忘了你的工作单位的地址，城市这么大，要找你，像在大海里捞针……你看，这不就见上了。”

她满脸是笑，他也乐呵呵的，俩人开心地笑了一阵。

“我们村来了几个人？”他问。

两人都在农村长大的。他的父母至今还是农民，她的家也在农村，他们是一个村子的人。村子远离省城有一千多里路。

“就我一个哩。”她说。

“你二妹甘凤没来？”他想到她那个漂亮的妹妹。

“她还在深圳那边呢。”口气有些怨恨。

“你二妹甘凤还在那个海滨酒楼?”

她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神情有点尴尬。

他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于是换了个话题:

“你来省城做啥?”

“打工呗!”

“当保姆吗?”他冒失地问道。

“种菜。”

“真的种菜?在哪里种菜?”他淡淡地笑了一下,以为她在开玩笑,说趣话。

见他不相信,她说:

“你不相信吗?真的种菜呢!菜地就在龙洞堡那边。”她说了这个城市郊区的一个地名。

“你那个小伙子姓啥?在龙洞堡哪个村寨?”

“你误会啦!”她说,笑了起来,“要说结婚,我认为我还早哩,而且也不会嫁到这里来。”

他脸烧热起来,不好意思问下去了,但又很想知道,只好等待她自个儿说下去。

她不想说了,想走,说有事正等着她去办。分手时,他邀请她星期六去他那儿玩,随手摸出一张名片给她,上面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章翔这天晚上回去烦躁不安,咋也睡不着,往事一幕一幕地闪现在他脑海里。他和甘敏出生在离省城一千多里路一个叫柏树湾的村子。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两人在学校时都有点名气,章翔学习好,是班上的尖子生,读初一时就在省报“学生作文选登”栏发表文章。甘敏的成绩不算太

好,但乖巧俏丽,风姿绰约,是一朵“校花”,无论她出现在哪里,都是男生们目光追逐的对象。章翔家里贫穷,经济很不宽裕,他有自卑感,平时尽可能不与甘敏接触。而甘敏呢,偏偏不嫌他,自己也说不清啥时候默默地爱上了章翔。甘敏看过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心里暗暗把自己想成冬妮亚,把章翔当成保尔,并希望他们之间有冬妮亚与保尔那种甜蜜的恋情。甘敏因此在追求章翔时闹过一些笑话,只是这些笑话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没传扬出去,彼此心照不宣。高考出榜后,章翔被重点大学中文系录取。而甘敏落榜了,这是她预料之中的,因为她确实赶不上章翔。第二年春天正是“百万民工潮”,农村青年纷纷南下广东,甘敏姐妹俩也卷进了这股打工潮流,去了深圳一家工厂。四年以后,章翔大学毕业,分配在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在章翔正式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就结婚了,携着新婚的妻子回乡来看望父母。也是这个春节,甘敏同她妹甘凤也从特区回到柏树湾,于是章翔与甘敏不期而会。正月初九那天,甘敏和甘凤在甘敏伯伯家里拜年,章翔携新婚妻子也在甘敏伯伯家拜年。从正月初一到初八天天落雨,初九那天出了太阳,当时他们四个年轻人坐在门外院坝上晒着太阳嘻嘻哈哈说着话儿。章翔新婚的妻子和甘凤不知道章翔与甘敏有一段初恋插曲,所以四人谈起来很投机,气氛也很融洽。第二年春节,甘敏从深圳回了柏树湾,而章翔因为伤感却没有回来。甘敏只知道章翔结婚不到一年妻子就病死了,据说死得很凄惨,是得血癌死的。甘敏这时对章翔产生过一线希望,但她很快又否定了,自己是打工的,严格说来还是一个农民,而章翔是另一个档次的人了,自己已经无法与他相比。再说过去在学校里章翔都不理睬她,这会儿人家当了副研究员更不会把她看在眼里,何况在省城漂亮聪颖的女孩比比皆是,章翔年轻有水平,前妻又没孩子,章翔再婚很容易的。

但甘敏估计错了,章翔在妻子死后曾经想过他与甘敏的事,但

从多方面考虑又有些疑虑，因为这些疑虑弄得他烦躁不安，章翔这一夜失眠了。

甘敏也是一夜没睡好。对于章翔的邀请，她不情愿去，但又下不了不去的决心。她与章翔的事，她没有去想。章翔昨天问到她妹，听说她妹还在海滨酒楼，就有点瞧不起的意思。就为这“瞧不起”，她昨夜也失眠了。她妹甘凤与她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女性，不仅个性不同，而且人生观、价值观也与她不一样。那年，姐妹俩一起去深圳在一家工厂打工。在这家工厂干了三个月甘凤就嫌做工又苦又累，便辞工去了海滨酒楼。在甘凤去酒楼这件事上，姐妹俩发生了一场冲突。后来甘敏一气之下辞工走了，去了东莞一家工厂。第四年，就是章翔结婚那年，姐妹俩都回家过春节，甘凤坐飞机快一些，比她姐早一个星期回到家里。甘凤当了“三陪女”回家后没有说，甘敏也没说破，后来甘凤走后，她在无可奈何之下告诉了爹娘。当时她想，甘凤对这事已经不以为耻，那天在她伯伯家拜年，甘凤就公然和章翔夫妇谈起“性解放”在中国的必要性，还谈她在海滨酒楼的所见所闻，章翔夫妇听得唏嘘不已！

章翔瞧不起她姐妹俩，然而看在老同学情份上邀她去玩，她不去呢？她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一直到九点钟了她才从床上坐起，洗脸，梳头，在她穿衣服时才横下一条心：去！

她锁上门，从菜地小走过去，上了高速公路，有一辆农村公共汽车开过来了，在她一挥手时停住。上了车，车上没有几个人，她随便找一个座位坐了。这趟车经常坐，坐惯了，她有点心不在焉。半小时后，她在城里一个站口下了车，去旁边电话亭给章翔打了电话，章翔在电话里说他没有出去正在家里等着她哩。

甘敏按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省社会科学院。她正向门卫打听章翔时，不料章翔突然从旁边收发室走了出来。

“甘敏!”

甘敏转过身子,看见章翔正站在旁边笑眯眯地望着她,两人目光一接触,章翔抬手做了“请”的意思,甘敏上前一步,一边说话一边向大院深处走去。

这是一个花园式的大院,也是僻静幽深的院落,水泥路旁边是茂密的树林以及水池,假山,花台。当他们走完了那条小路,来到一幢大楼前,章翔说:

“这是我们的宿舍,那边两幢是办公大楼。我住二楼,因为楼层低,没必要坐电梯,都是从旁边小门直接进屋。”

甘敏笑笑,随他身后走了过去,那边果然有一道小门,进门后是章翔的客厅。不等章翔让坐,甘敏很随便地在沙发上坐下了。章翔要去拿饮料,甘敏说她不喝,章翔也就在她旁边坐了。因为是老同学,又是家乡人,章翔也觉得随意一点好,从茶几下拿出一袋苹果,没见到削苹果的小刀,大概是想起小刀放在室内吧,他站起来去了里边的卧室。甘敏在他离开客厅的一刹那,扫了一眼地上,从地上的水痕,明白章翔在她到来之前是认真收拾过客厅的。章翔推开卧室门时,从室内扑出来一股酒气。甘敏顺他的背影看过去,见里面乱七八糟的,床上被子没叠,有一个椅子摆在屋子中间,好象其它东西也很零乱。在章翔回手掩门时,甘敏收回了目光,她想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单身男人又有几个不是这样呢?

甘敏身子移了一下,旁边有一个硬硬的东西触着她大腿,一看是一把水果刀子。

“章翔,你的水果刀在这里。”

听到话音,章翔从卧室内走了出来,望了一眼她手里白晃晃的刀子,笑笑,“削苹果吃嘛,”他说。

为了少一点拘束,活跃老同学之间的友情,甘敏不客气地拿了一个苹果削了起来。章翔回到沙发上坐下,两人一时间不知说啥,



甘敏怕问他妻子去世的情形引起他的伤心，章翔也不想问她为啥来省城种菜，从昨天她的表情，明白她不想提及这方面的问题。一阵沉默后，章翔从另一方面引出话题，说：

“你来省城半年了，你在家时甘大爷甘大娘身体还好吧？”

“我爹和我娘还仙健哩。”甘敏削着手里的苹果，抬头望了他一眼，“当然，也不是一点病都没得，爹有气管炎，娘闹点头晕，医生诊出她有高血压。”

“老人们都有这些病的。”章翔接过话，“我爹也有气喘病，劝他少吃一点叶子烟，他不！”

“你有两年没回柏树湾了吧？”甘敏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

“有两年了。”章翔说，接过她削好的苹果。

“章大爷好像来你这里玩过一次吧！”

“我爹来过一次。他老人家住半月就走了。他住不习惯。他一个人不上街玩。我们俩上班去了，他一个人呆在家里。星期天我领他去公园、动物园看看，但他对那些没多大兴趣哩。”

“那时，她好象……”甘敏没敢说出“妻”字。

“我爹来时，她还健在。我爹走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发的病，一到医院检查……”

章翔说到这里声音发哽了。甘敏看了他一眼，见他眼圈红了，眼里有泪光，连忙用别的话岔开：

“乡下人听说大城市好玩，真的来了，又住不惯。我给我娘写了几封信，要娘来，给我做伴，她老人家就是不来哩，我一个人在这里好闷哟！”

“你春节回家吗？”他问。

她在吃苹果，注意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春运很紧张，你预订车票了吗？”

“没。”甘敏淡淡笑了一下。

“我们单位要去订票，我订二张，给你一张。

“那就拜托了。”

这时，墙上挂钟响了十一下。

章翔没吃早餐有点饿了，“走，我们上街吃点东西，今天我请客。”

甘敏也感到她没吃早餐有点饿了，站了起来。

走出大院，他们向北边大街走去。过了十字路口，又向前走了一段路，走进一条小巷，来到一个院子门外。走上台阶，甘敏看到墙上写着“世外桃源”，明白这里是一个有吃有玩的娱乐场所。

“这里好呢！”章翔对甘敏说，“这里从前是社科院、省文联的招待所，小巷幽深，清静得很，大车开不进来，没有噪音，也没有灰尘。”

“像沙漠里的一片绿洲。”甘敏笑着说。

“你这比喻不错。”

走进敞开的大门，一位服务小姐迎上前来，问他们是来玩呢，还是要吃点什么。

“两者皆有之，”章翔说明来意。

“你们是今天最早来的客人咧。”服务小姐微笑着领他们去了后园。这是一个园坝，爬满青藤的围墙将他们与尘世隔开。一棵缀满红叶的树枝从墙上探出头来。水池喷着水花儿。在水池与假山之间放了三张圆桌和十余把椅子。假山下放了几盆梅花，枝上开着几朵花儿了，开得十分美丽。

服务小姐请他们坐了，给他们倒了茶，接着拿来了菜谱；章翔请甘敏点菜，甘敏推让，他便以征求甘敏的口气要了一瓶葡萄酒，点了几个菜。

“让你破费了，”甘敏明白，这是他热情招待她了，心里一热，有

点过意不去。

“我们是老同学了，不必客气嘛。”章翔头一仰，身子靠在椅背上。“到这里来的，都是搞科技搞文艺的……”

“我可不是，”甘敏有点不好意思。

“你是我带来的朋友嘛。”

一说到他们是朋友，甘敏脸烧热起来。

“我还是那个直性子，说话不拐弯儿，你可不要见外咧。”见甘敏羞涩的表情，章翔感到他的话失误了，连忙解释说。

“没啥。没啥。”

“这几年，你走了不少地方，你是闯出来了！”章翔感叹地说。“不像我，从学校门进机关门，困死在一个地方，没走出去，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呢！”

“但外面的世界也无奈呢。”甘敏摇头，苦涩地笑了一下，“这几年，我吃了不少苦，真是浪迹天涯！”

“先苦后甜嘛！你现在不是很好了吗？静下心思做事了。”

“种菜，这算啥啊！”

“莫非这不算一种事业？”章翔不想说“种菜”二字。

“好吧！你了解，那我就告诉你吧。”

她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从他的表情，说明他是很想了解她来省城种菜这事的。她不想隐瞒了，于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遇到的各种困难都告诉了他。

听完了她的叙述，章翔赞叹道：

“真不简单！”

“这么闯来闯去，从内地闯到特区，从特区闯回内地，我已经闯惯了！”甘敏有点得意地说。“你真的没去过特区吗？”

章翔点点头。

服务小姐送来了菜。章翔拿过酒，拔了瓶塞，倒了两杯。章翔

举起杯子，甘敏也拿起杯子，两人会意地笑了一下，轻轻碰了一下杯，饮了一口，放下杯子，拿筷吃起菜来。

他们边饮边吃边谈，吃了一阵，甘敏停下了筷子，用餐巾纸擦了一下嘴角，说：

“这些年，我虽然考不上大学，但我仍然发展自我，想把握一下自己对这社会能有多大用处？当然比起你来，我说不上开拓进取，更说不上……我这么说，你不会笑我吧？”

章翔的眼睛亮了，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没有想到她会这么说，简直没有想到她会说出这番话！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似乎她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是的，她并不平庸啊！

“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上，几乎从来就没有突出的青年社会问题。好像青年在社会中就是小字辈，青年历来是一种附庸和教化的对象。甘敏，从你刚才说的，你不简单！你与一般青年不同，你有理想，有追求！现在很多人脑里想到的就是钱、钱、钱，除了钱，好象其它不重要了，个人的价值好象无足轻重！这种人，其实要说他们……”

“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甘敏神情很兴奋。

听甘敏赞同他的看法，章翔又感叹了一番：

“这里有一个比喻，有人把社会比喻成机器，把青年的力量比喻成机器中的一部份齿轮、螺丝钉。要知道，齿轮、螺丝钉有价值，整个机器才有价值。当代青年既追求社会价值的自我化，同时也不放弃自我价值的社会化。在社会向前发展的大潮中，我们应该有发展自我的强烈愿望。这种发展，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历史的进步。你说对吗？”

“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对立是没有道理的。”甘敏说。

“十年文革的惨痛经历离我们并不久远。”

“当个人发展受到抵制，社会发展也从来只是一句空话。”

听他们议论得很起劲，服务小姐过来问他们还要不要菜和酒，章翔用眼色征求甘敏的意见，甘敏说不要了。

他们谈得很合拍。章翔想，这个甘敏，不是从前学校里的甘敏，也不是甘凤似的甘敏，她是事业型的。

吃罢饭出来，他们又在大街上溜了一圈，分手时，甘敏要章翔下星期天去她那儿。

甘敏从城里回来，有点乐不可支。一开门，见地上有一封信，是别人从门缝塞进的。捡起一看，是从千里外家乡寄来，拆开，是爹写的，要她春节回去，还说二妹甘凤也要回家过年。

看完信，甘敏的笑脸不见了。她心里有点难受，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楚是啥滋味。她转身关门，走到里边睡屋里，往床边一坐，脱了鞋，和衣在床上躺下。她两眼盯着墙上的那张风景画。因为画面有点像柏树湾，她那天在书店就买了，买回来贴在墙上。她离家这些年，在广东也好，来这里也好，不管离开家乡多远，柏树湾总是离她最近的。她想到她娘，今几个天快黑了，娘这会儿在做啥呢。她想到爹，不知道还在为二妹的事生气没有。二妹也真不懂事，干吗思想那么开放呢？做了三陪小姐，几千里路之外做小姐，如果自个儿注意保密，家乡谁会知道呢？

上半年，甘凤从广东回来过一次，惹得村里人说了不少闲话。甘敏伯伯暴跳如雷，认为侄女丢尽了他的脸面。但甘凤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没啥了不起，怕吗？她才一点没怕的样子。

那时，正是夏天，天气炎热，人们穿得少，裸露在外边的部分多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俗话说夏天无君子。但是该讲究的，还是有个讲究，男女之间还得有个分寸。甘凤从广东回来，穿得很特别，腿、乳房几乎全裸在外边，还对村里人说这么打扮才“性感”。甘凤在村里浪来浪去，一群年轻男人跟着她转，盯着她看，看得她

不但不脸红,而且还很得意。她花钱如水,大把大把的花钞票,她去赶一次石坝场,一天用了好几百元。穷山村有些人眼热了,一些女人私下叽咕,要跟她去广东拾钞票,甘凤说广东遍地是黄金,不去白不去哩!

甘凤回广东时,她带走了好几个女人。当然,正二八经的闺女还是没人跟她去的。去的是村里的一些浪妇,在村里有名的破鞋。爹和娘气得不得了!

甘凤出丑,自然就牵扯上了甘敏。有眼水的,说话做事讲个实际的,对甘敏另眼相看,但多数人是跟着瞎说,认为姐妹俩都不是好东西。上半年,甘敏来省城种菜,村里人就说了不少挖苦她的话,气得她不行哩。

甘敏想,真金不怕火烧,老辈人不是说吗,是乌骨鸡水洗不白,不是乌骨鸡是墨也染不黑嘛,从这一点说,她不怕,人正不怕影子歪!

今几个甘敏从章翔那里回来,两人约定一起回去过春节,当时她想过,甘凤今年夏天回来过,春节不会再回来了,真没料到,甘凤又要回山村,好象故意与她过不去似的。甘凤回来在村里又要卷起一阵风,沸沸扬扬,章翔对她咋看呢?

现在甘敏有点不想回去了,她不回去,也许章翔就不回去。是不是找个不回去的理由给章翔打个电话呢?但找啥理由不回去呢?从爹娘方面说,话不能这样说,爹和娘就是盼她回去哩。从自身找借口,说病了,骗是骗得过去,爹娘听说她病了,要是来省城看她咋办呢?

又是一个星期天,甘敏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望着窗外菜地的小路和小路旁边几棵在微风中哗啦哗啦响着的小杨树。她真不相信她来这里已经整整半年了。在忙忙碌碌中时间过得真快,就像

才到这里十天半月，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她已经站了一些时候，眼睛注意着菜地那边的高速公路，从城里来的每一辆车子，只要在这站口停的，她都认真审视着下车的人，看有没有她熟悉的那个身影。但是接连过了好几趟车，她的那个人都没有来，莫非他翻悔了，不来了么？

甘敏终于等得耐不住性子了，关了窗户，推开门，走了出来，回身又把门锁上。她走上菜地小路，在菜地小路那边上了高速公路，站在公路上等候着章翔。

甘敏知道，章翔是喜欢她的，在中学时他们就有了恋情。那几年章翔家有点穷，钱用得紧紧巴巴的。她们家经济富裕一点，是村里的上中农。自尊心很强的章翔，不愿在她面前低三下四，总是摆出不理睬样子和她抗衡。一次，她故意借他的书，在还他书时把一叠饭票夹在书里。他不要，又不好当着面还她，上体育课回了一趟教室，把饭票塞在她的书包里。还有一次，在她家里，她正在看那本外国小说，他来找她了，当她把自己想成书里的冬妮亚时，就对他说：你的个性有点像保尔哩。他当时没回答脸却红了，心里说道：莫非你就是冬妮亚么？接下来，她像书中一个情节：双手抓着他的两肩，无拘无束地推着他去了她的房间，像冬妮亚一样拿起一把梳子，给他梳理了他那乱七八糟的头发。当时他接受了她的摆弄，因为那天她家里的人都出去了，甘家就他和她两个人。

接连过了几辆车子，都没在这站口停下，或车停下了，但下车的人里没有章翔。她有点着急了，准备到那边去——离这里一、二百米的地方，有一家人，主人姓李，他那儿有电话，去打电话问问。刚走几步，她又站下来了，那边又一辆车开了过来。一个人从车窗伸出头，向她挥了一下手，从他那熟悉的手势，她明白是他来了。

她往回跑了几步，在车停稳后，章翔走出了车门。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她轻轻抱怨了一句。

“那天约好了的，咋会不来呢。”他觉得没有必要解释迟来的原因。

“走，到我屋里，”她指了下，“我就住在那里。”

“是不是先看看你搞的事业。”走上菜地小路时，他说。

“这些菜，就是我种的。”

“不是有近百亩吗？”他想整个儿看一遍。

“先到我屋里暖和一下身子吧。这里是高原气候，早早就冷了，等会儿太阳出来了，我们再出去溜一圈。”

这是一前一后的两间小屋，进门那间屋煮饭，里边那间是卧室。虽然是砖木结构，但很矮小，修建得很随意，显然是当地菜农找一些废砖块旧木料搭建的。前那间屋子没窗户，光线从门里进来。睡屋很小，仅摆得下一张床，一个木柜。窗户很小，就在她睡的床边，坐在床上正好看书。她请他在床边坐了，这是例外的一次，她来半年了，第一次在这睡屋接待客人。

她没必要解释陈设为啥这么简陋，在外打工都是这个样子。

她拿了一个杯子，想去厨房给他倒杯水。他不让，说天气很冷不用喝水。她就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床，这柜，是你买的？”他问。

“不是。”她说，“家俱是邻居小李家的，连房子也是他家的，我来的时候屋里就是这样子。”

“你和小李是亲戚？”

“我哪来这千里之外的亲戚呢！”

他有点不明白了。他没有问。也许有隐私，不问为好。

“你了解？”她说，“那天在城里，在饭店，我只说了一个梗概，但怎么认识小李的，我没说。”

甘敏说了她认识小李的过程。在东莞，在甘敏打工的那家工厂，小李有个妹和甘敏同厂。当时小李也在东莞郊区一个农场打



工。小李每星期都来看他妹，他们就认识了。小李的品质、德性，甘敏很看得起。小李的不足之处，是他的文化水平太低，连初中都没有读过。一次，他们谈起省城郊区一些菜农不安心种菜，大都把菜地转让后出去做生意了。后来又谈到种菜，小李说不要很多本钱，只是菜价不稳定，没做生意赚得快。今年春上，她辞工了，和小李一起从广东回家。经过省城时，小李邀她去作客，去考察那里菜地的生长情况。当她表示对种菜的兴趣后，但又担心菜卖不出去，小李说他熟悉蔬菜市场，销路他负责。就这样，甘敏回柏树湾后，带了两千多元钱来这里承包了五家农民的近百亩菜地。

“小李今天在不在？”他想见见小李。

“他早上进城去了。”她说，“小李这人挺可以的，信得过，我来这段时间他帮了我不少忙。”

“你赚了不少吧？”

“你说呢？”甘敏看了他一眼，笑笑。

“赚了多少钱？”他看着她的眼睛。

“这个数。”在他面前，她不好意思说谎，用两个指头表示了一个数字。

“了不得！”他说，“难怪现在干部停薪留职的很多，说做生意或搞开发钱来得快，不愿意要这点死工资。我们每月这点工资，不饱，又饿不死，真没有意思。单位最近又停薪留职走了几个，再走，单位不跨才怪呢。”他抱怨起来。

见他说得很真诚，她说：

“不过，只为钱，不搞事业也没有意思。我自己就觉得，有钱又怎么样呢？有钱的人，有时他们很空虚呢。”

似乎她说得有道理，他点点头。

不过，他听人说过，现在干部找对象，最好不要找有工作的，两人都拿那点死工资，房子买不起，有了自己用的，就没有孩子用的